

心理治療文化對基督教輔導的挑戰

余創豪 (2008)

chonghoyu@gmail.com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

引言

基督教的使命之一是關懷人類的心靈需要，特別是弱勢社群，基督徒採用心理治療方法幫助情緒受到困擾者，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雖然有百多年歷史的心理治療學已經算是相當成熟，但某些心理治療的基本信念，在近年來卻受到嚴峻挑戰，本文之目的不是要否定心理治療之價值，而是在檢討這些挑戰之餘，提出基督新教精神的其中一個要點，就是接受痛苦是人生無可避免的歷程，個人需要在上帝面前自我承擔面對痛苦的責任，首先，本文將會討論心理學概念包含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成分，然後深入地介紹一位在缺乏心理治療之情況下，倚靠基督信仰而完成偉大功業的歷史人物，筆者無意以偏概全，說一個成功例子就可以推廣至所有人，充其量筆者只是借助這個例子，提出專業心理治療之外另一個尋求解救的可能途徑。為求平衡起見，筆者亦會介紹另一位曾經克服自己心理創傷的歷史人物，但在缺乏治療照顧下，其晚境卻十分淒涼。在鋪陳了正反雙方的論點和例子之後，讀者可以知道：怎樣在濫用心理學、精神醫學和完全抹煞它們的價值中間求取平衡，是對現代教牧和基督教輔導工作的一項重大挑戰。

社會建構的概念

當代加拿大科學哲學家哈金（Ian Hacking）指出：人類為物理現象訂下的概念可以稱之為「自然類別」（natural kind），但是，為人文世界命名的概念，則屬於「互動類別」（interactive kind），兩者的分別在於：石頭、樹木不會因著人類給予自己的標籤而改變其行為，相反，人類會因著認知概念而作出相應行動，這些行動可能是自覺或者不自覺。

他舉例說，「虐待兒童」（child abuse）這個觀念源自一九六一年美國醫學會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一次會議，在大會上「虐待兒童」被正式命名為「虐待兒童病」（Battered child syndrome）。在此之前，並不是沒有類此虐待兒童的事件，但這並不是一個心理學或者醫學概念，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人們關注缺乏教育的貧窮人家虐待子女，但這是一個局限於某個階層的社會現象，虐待兒童成為跨越階層的普遍性問題，則發生在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社會，而且，在美國性侵犯屬於虐待兒童之一種形式，但在維多利亞之英國，性侵犯要另外歸類。

美國醫學會宣佈這種病症之後，突然之間，美國社會虐待兒童的個案數字急升，許多過去從來沒有投訴幼年時受過虐待的成年人，在接受心理治療而處於被催眠狀態

下，突然之間「回憶」起孩童時「慘痛的經歷」，於是乎，許多需要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可以將自己問題的責任推在父母身上。¹ 根據美國【新聞一周】(Newsweek) 在二零零六年一項調查顯示：百分之三十受訪者表示自己心理問題可以追溯到童年時代的陰影。² 哈金說：美國人「發明」了這個概念之後，認為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心理共性，雖然美國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在南韓宣傳這種病症的嚴重性，可是，一九八八年南韓卻只有二十個虐待兒童個案。³ 哈金並不是全然否定世界上確有虐待兒童這回事，而且，筆者認為，在南韓很少虐待兒童案例也可能有其他解釋，例如南韓文化並不鼓勵子女控告父母。但無論如何，哈金提醒我們：人類會因著認知概念而作出相應行動。

有一個和虐待兒童很有關連的心理疾病，名叫「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以往被稱為「多重人格障礙」(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MPD)，簡單地說，被診斷為患有這種病症的人，好像有許多不同性格的靈魂同時佔據著同一個身體，在很短時間之內，病人會突然之間由一個性情變成了另外一個性情，他可能會完全記不起在上一刻自己做過什麼，這些具有不同性格的「靈魂」可能很不一樣，甚至可以是極端矛盾，舉例說，某個靈魂會十分勇敢，另一個則十分懦弱。哈金指出：「多重人格障礙」在一九八零年被美國精神病學會正式接納為一種病症，之後這種病症的報告繁衍得如雨後春筍，但是在此之前的五十年，卻只有極少數病例。精神病專家和社會工作者認為：「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的成因跟孩提時代的經驗大有關連，患有這種心理疾病的人通常都有不愉快的童年，例如受到虐待或者性侵犯。但是，大多數病人都是在催眠下才重新記起這些被壓抑的回憶，所以這些虐待或者性侵犯事件是否真的曾經發生，實在難以稽考。一九九二年「虛假記憶症候群基金會」(False Memory Syndrome Foundation) 在美國成立，這個組織的使命，就是要反對心理治療師利用病者催眠下的回憶來指控無辜者。⁴

在法律上，多重人格障礙有時變成了犯案者辯護的理由，由於每個靈魂有不同性格，而他們互相之間並不知道對方做過什麼，故此，一名母親毆打自己兒女之後，會說：「我十分疼愛自己子女，那是另外一個在我裏面的『角色』幹的。」在南卡萊連納州曾經發生一宗離婚訴訟，按照本地法律，如果配偶因為通姦而離婚，通姦者不會得到贍養費，在那宗案件裏面，那名太太被証實有婚外情，她的臨床心理學家解釋：真正的她對丈夫十分忠心，犯姦淫的是同一個身體的另一重性格。⁵ 哈金認為：新的心理疾病名稱，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表達自己不快樂的新途徑，而這個途徑是社會可以接受的。⁶

富裏迪 (Frank Furedi) 是另一位質疑現代心理治療文化的學者，富裏迪是當代英國著名社會學家，他指出：在過去幾十年英美社會將人生各個層面都歸結為情緒問題，「處於危機」(at risk)、「情緒創傷」(emotional damage) 這些名詞成為口頭禪，人類突然之間好像變得十分脆弱和無助。

舉例說，由一九九零年至九五年期間，被診斷為患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簡稱 ADHD) 的美國兒童，竟然增加了一倍。由一九五零年代至七零年代，「病症」(syndrome) 這個詞並不見於任何美國法律學的學刊，八零年代之後卻如雨後春筍。

富裏迪指出：在過去，很多磨練被視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現在卻無法容忍、需要心理治療。在二次大戰爆發之際，當時人們預期恐懼與壓力會令到精神病人的數字大幅增加，出乎意料之外，二戰期間精神病人卻並無顯著增多；同樣情況亦發生在北愛爾蘭衝突和西班牙內戰中。富裏迪有一項發現，應該值得基督徒關注：當幾乎所有人類問題都被當作心理問題來處理時，傳統的道德觀念，例如罪咎感和責任感，就被束之高閣。富裏迪引述坎柏布雷大主教所說：在心理治療文化之影響下，基督的身份由承擔人們罪孽的救主，變成了心理輔導員。⁷

值得強調的是：哈金與富裏迪所描述的現象主要是關於英美社會，英美社會可能是過度強調了心理治療，但香港和其他文化卻還未對市民心理健康放上足夠資源。故此，哈金與富裏迪提出的問題，也許可以在香港推動心理健康過程中作為警惕，而不是作為輕視心理治療的藉口。

倚靠基督的林肯

上面提過，富裏迪認為磨練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事實上，基督信仰強調受苦是成熟性格的催化劑，【聖經】說：「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就不至於羞愧。」「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在歷史裏面，不少人曾經倚靠基督而戰勝現代人所說的心理問題，例如十七世紀英國科學革命先鋒玻意耳 (Robert Boyle)，畢生都受到現代醫學所說的「顧慮症」(scrupulosity) 困擾，儘管如此，玻意耳一生進行了無數次科學實驗，因著其偉大成就，他被選為英國皇家學院的院長，玻意耳又是熱心的辯道者，創立了以護教·宗旨的「玻意耳講座」。⁸

以下討論將會集中在另一位鮮為人知的「心理病患者」，他就是解放奴隸的美國總統林肯，因著其偉大功業，多數人都崇敬林肯，卻忽略了林肯的陰暗面，其實，倘若林肯生於現代，他會被認定絕對不適宜當總統，甚至可能被關進精神病院，因為他具有現代心理學所說的憂鬱症狀。事實上，一九七二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金臣 (George McGovern) 必須放棄參議員伊高頓 (Thomas Eagleton) 為競選伙伴，因為伊高頓被發現患上憂鬱症。⁹

年青時林肯具有自殺傾向，在成年時代，林肯性格沉鬱，他的朋友說許多時候林肯會無緣無故地在公眾場所流淚，有時他在不適當的場合說笑，只是為了緩和自己造成的沉鬱氣氛，這情況在他當選為總統之後也繼續發生，那麼，為什麼一個心理如此不健

全的人，竟然可以入主白宮，並且在美國歷史上一段艱難時期成功地領導國人呢？歷史學家申克（Joshua Shenk）說：「需要『治療』的是我們狹隘的思想，我們以為憂鬱必然是醫學問題，只有通過專業治療才可以解救，解救了多少視乎減輕痛苦的程度，最後，我們以為精神上的缺點會令人失去領導的資格。」¹⁰

一八三五年林肯的初戀情人病逝，他開始性情大變，經常攜帶槍械踱步，顯露出強烈的自殺傾向，林肯的朋友輪流看管他，防止他幹出傻事，後來林肯的情況逐漸好轉，可是，一八四零年之後林肯再度精神崩潰，他又再在許多人面前顯露出自殺傾向。這個時候，林肯和苔爾（Mary Ann Todd）小姐訂婚，可是，一八四一年他們分手了，因為他們的婚事受到苔爾的家人反對，林肯說：「現在我是最痛苦的人，若果我把自己的感覺均分子全人類，那麼整個地球將不會再有一張快樂的臉，我不知道自己會到好轉，我不可能繼續維持這個狀況，看來，我要麼就這樣死去，要麼就生存得好一點。」¹¹

最後，他決定了繼續生存，他的生存勇氣和基督信仰有密切關係，在早期林肯對傳統基督信仰表示過懷疑，但在成年卻逐漸肯定上帝和聖經，他不但經常祈禱，而且在公開演講和私下談話中常引用聖經。歷史學樂馬可（Mark Noll）稱讚林肯總統是一個和上帝摔跤（wrestle with God）的人，換言之，其信仰之確立並不是受教條式洗腦，而是通過懷疑、掙扎、批判。¹² 他並不認為只是隨便認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套用二十世紀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的說話，那是「廉價恩典」，反之，他相信要負上沉重的代價、要領略到受苦具有治療作用、教育意義，才可以討神喜悅。¹³

林肯發憤圖強，以自修方式考獲了律師牌照，後來成為國會議員，他開始將注意力由自身轉移到國家大事，他說：他可能會自殺，但他有一種無法抗拒的慾望，就是要為世界做一點事，於是乎，他振臂一呼，批評奴隸制度違反道德。眾所周知，當林肯成為總統之後，他甚至不惜訴諸武力，也要廢除南方的奴隸制度。在戰爭期間，林肯又受到打擊，其抑鬱症故態復萌，他的兒子病逝，令他傷心得難以自拔。林肯的憂鬱，逼使他意會到自己並不是生命的主宰，他必須要投靠上帝，當南北戰爭開打之後，林肯不時接到軍隊傷亡慘重的消息，有時他閱讀【約伯記】以尋求力量，他經常說自己是一個偉大力量的工具。申克總結林肯一生時指出：「林肯不是因為克服了抑鬱症而成就偉大功業，他的抑鬱變成他做大事的力量。」¹⁴

被「黑狗」困擾一生的邱吉爾

在下面我們將會討論另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英國首相邱吉爾。邱吉爾一生飽受躁鬱症的折磨，他歷任國會議員、副國務卿、內政大臣、海軍大臣、殖民大臣、首相等重要職位，並且帶領英國戰勝納粹黨，可是，晚年時他情緒極其低落、自卑自憐，他說：「我的成就極多，到頭來卻一事無成。」¹⁵

很多人拒絕承認自己心理有問題，但邱吉爾並不一樣，他自嘲自己的憂鬱是一條「黑狗」，對他如影隨形。邱吉爾的憂鬱具有遺傳因素，他的上幾輩都有憂鬱的歷史，

年少的時候，邱吉爾多愁善感，自我形象並不是很強，他身高只有五呎六吋，對英國人來說，他算是身材矮小，而且他說起話來吞吞吐吐，有點口吃。¹⁶ 他不敢睡在陽台旁邊，他坦白說自己常常會有一躍而下的衝動。¹⁷

年紀稍長時，他變得好鬥和勇敢，根據精神病學家多亞（Anthony Storr）的分析，這種進取性格並不是源自他的遺傳，而是要靠意志和決心得來的。¹⁸ 邱吉爾任職國會議員時，表面上他是一個強人，但暗地裏卻是另一回事，他曾經說：「大概有兩三年吧，所見全部一片黯淡。我照常工作，坐在下議院，但黑色的憂鬱籠罩著我。」二次大戰之前，他常常說：「我完蛋了！」每天至少重複兩次。¹⁹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邱吉爾入主唐寧街十號。他有層出不窮的創舉，有時是對，有時是錯，這種天馬行空、不可羈勒的創意，來自他那種因著要要戰勝自己而矯枉過正的澎湃動力，很多和邱吉爾共事過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指出邱吉爾需要嚴加約束，如果他的許多想法都付諸實行的話，那可能會變成大災難。²⁰

無論如何，邱吉爾的功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深信自己與眾不同，由於他需要對抗內在的情緒困擾，他需要在外邊找點事做來肯定自己，當他遇上希特勒的時候，他就全力以赴。多亞認為：「英國能在一九四零年逃過一劫，或許還真多虧了這種內在世界的廂情願。邱吉爾用以鼓舞這個國家士氣的，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一種脫離現實的非理性信念。當一個人深信自己擁有英雄式的使命，儘管所有的證據都反其道而行，但那種以國家命運為己任的堅定信念，還真能感染他的國人，因此而造成了奇蹟。」

²¹

除了政治、戰爭，邱吉爾亦通過寫作、繪畫來對抗憂鬱。他一生總共寫了四十二本書，一九五三年他甚至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在克服憂鬱方面，他大半生都做到了，但是，倚靠成就去克服憂鬱卻不是長遠之計，一個人通常在中年時事業達到巔峰，但隨著年華老去，這種抵抗憂鬱的方法會漸漸失去效用，在晚年的時候，邱吉爾開始腦血管硬化，在其生命的最後五個年頭，他憂鬱得一蹶不振。²²

林肯總統跟邱吉爾首相有點相似，他們都是在國難當前時以超人意志帶領國人，這種強韌的意志力大有可能通過克服憂鬱的過程而培養出來。不同的是，林肯在中年時遇弒身亡，假設林肯能夠好像邱吉爾般活到高壽，他會否在退休之後百無聊賴而又陷入無法自拔的絕望深淵呢？這是無法回答的問題。

有鑑於邱吉爾的例子，筆者並不鼓勵所有心理問題都不要專業照顧，但無論如何，林肯和邱吉爾的故事告訴我們：情緒困擾並不是只有消極的影響，在自我克服過程中可以化為積極的力量。基督教亦經常強調：「苦難是偽裝的祝福。」

不過，林肯總統和邱吉爾首相的偉大事業，是否 because of ， in spite of ， 還是 regardless of 他們的心理狀況呢？這並沒有一個普遍法則，有些人可以將情緒問題升華為發奮圖強的動力，但有些人卻因為心理困擾而一事無成。而且，即使在自我克服心

理問題的過程中，當事人可以完成偉大事業，但這並不表示心理問題並不影響事業以外的其他生活層面。

總結

根據美國【新聞一周】(Newsweek) 在二零零六年一項調查顯示：百分之二十受訪者服用藥物去對抗不安或者憂鬱。²³ 此外，心理化、精神病化的氾濫，令人質疑是否製造了藉口，令到罪犯可以逃避法律責任。例如二零零六年三月一名被控告跟十四歲男童發生性行為的女教師 Debra LaFave，因為被診斷為患上躁鬱症而無罪釋放；²⁴ 一九九三年維珍妮亞州的 Lorena Leonor Gallo de Bobbitt 女士用刀割下了丈夫的性器官，她說因為自己丈夫十分自私，沒有給她性高潮。出庭時 Bobbitt 女士的辯護理由是那一刻她「暫時瘋狂」(temporary insane)，感受到一種「無法抗拒的衝動」(irresistible impulse)，最後 Bobbitt 女士無需進入監獄，只需要接受四十五天精神治療。²⁵

但另一方面，一些論者認為：不可以因為一小撮人濫用了心理學、精神醫學而抹殺了整個心理治療文化的價值，而且，宣揚單倚靠信仰克服情緒問題，有時候會令到情況更加糟糕，畢竟，並不是每個人都是林肯，有些心理偏執的基督徒全面投入宗教之後，卻變成了邪教領袖，例如在南美洲鼓動信徒集體自殺的人民神殿 (People Temple) 教主鐘斯 (Jim Jones) 和本著「上帝旨意」而跟女性信徒發生性關係的大衛支派 (Branch Davidian) 教主哥書 (David Koresh)。

雖然一部分心理病症的概念可能是社會建構的產品，但在哲學層次上，所謂社會建構卻並不引申出那些概念所代表的東西並不真實，舉一個簡單例子來說，汽車是人為產品、社會建構，但這並不表示汽車並不存在。還有，雖然社會構成的概念參雜了主觀的人為標準，有時候這些標準未免有點含糊，但同樣道理，即使標準含糊，這並不表示使用概念區分觀察的現象是錯誤的，舉例說，到底要脫掉多少根頭髮才算是禿頭呢？恐怕沒有人能夠定出任何客觀的數字，但這並不表示世界上沒有禿頭這回事、或者說某君「禿頭」是錯誤的。平心而論，心理輔導員和精神醫學用來作為參考的【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IV, DSM-IV)，的確有許多基於主觀判斷而畫出來的界線，舉例說，根據這手冊，診斷一個人是否患上抑鬱病，便需要觀察他是否連續兩個星期具有不尋常的行為表現。²⁶ 驟眼看來，兩星期似乎是一個模糊的標準。黃國棟醫生解釋：這無非是一個行動標準 (operational metric)，就好像說血糖 126 以上就是糖尿病、126 以下就不是，這些標準並不是完美，但仍然是一個減少「無病當有病」(false positive) 和「有病當無病」(false negative) 的平衡方法。²⁷ 當然，「無病當有病」或者「有病當無病」這種誤診情況仍然無法避免，根據美國廣播公司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報告，大約有四分之一在 DSM-IV 的準則下被認為患上抑鬱症的人，根本是正常人，例如一位母親因為愛子死去而沉鬱一段時間，但卻被錯誤判斷為心理有問題。²⁸ DSM-IV 的標準不一定是對，但是，這也展視

了什麼是根據證據的醫學 (Evidence Based Medicine)，亦即是說，醫學的定義是會隨著數據而改良的。將來 DMS-V 關於抑鬱症的定義可能會完全改變，但是科學的原則就是基於證據，醫生按照當時的準則來照顧病人。²⁹ 總括來說，筆者主張在批判心理治療文化為社會建構和根據證據的醫學之間取得平衡。

鳴謝

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黃繼忠博士、Toby Yip 先生對筆者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註釋：

¹ 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5-148.

² Jerry Adler, "Freud in our Midst", *Newsweek* (March 27, 2006): 43-49.

³ Ian Hacking, 1999, p.148.

⁴ Ian Hacking, *Rewriting of the Sou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8-20. 另一方面，一些醫生認為受害者的孩提時代記憶是可靠的，那些虐待者無非是利用了「孩提時代記憶不可靠」來作為辯護藉口，請參考 Charles Whitfield, *Memory and Abuse* (Atlanta, GA: Health Communications, 1991)。

⁵ Ian Hacking, 1995, p.30.

⁶ Ian Hacking, 1995, p.236.

⁷ Frank Furedi, *Therapy Culture: Cultivating Vulnerability in an Uncertain Age*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1-23. 在 2004 年 2 月富裏迪到美國亞歷桑那州立大學發表演說，宣傳他的新書【心理治療文化】(Therapy culture)，雖然他的演說和書本內容大同小異，但他舉出了幾個補充例子：原子彈投下廣島、長崎，是人類自有戰爭史以來最具毀滅性的轟炸，但在廣島、長崎的日本人，其復原速度之快，卻遠超心理學家所能想像；一九九四年，盧旺達發生五十萬人慘死的大屠殺，但是，當西方人抵達盧旺達時，卻發現當地人的字彙裏面，並沒有「創傷」(trauma)、「抑鬱」(depression) 這類詞語。

⁸ Michael Hunter, *Robert Boyle 1627-1691: Scrupulosity and Science* (Woodridge, UK, Boydell, 2000), 1-50.

⁹ 有關林肯精神狀態的詳細描述，請參考 Joshua Wolf Shenk, *Lincoln's Melancholy: How Depression Challenged a President and Fueled His Greatness* (Boston: Houghton Mill, 2005) Shenk 將這本書節錄成一篇文章："Lincoln's Great Depression", *The Atlantic*, 296(2005): 52-68. 以下討論主要是取材自 *Atlantic* 的文章。

¹⁰ Shenk, 2005. p.54.

¹¹ Ronald Rietveld, "Lincoln and Religion", *Sacred History*, 2 (2006): 20-34, 90.

¹² Mark Noll, *Lincoln's Go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April 22, 2003). 在林肯總統遇刺身亡之後，一位名叫荷蘭 (Josiah Gilbert Holland) 的作家為林肯立傳，荷蘭稱讚林肯是一位十分敬虔的基督徒，他相信耶穌基督的福音信息，是全人類都應該得到解放，所以他恨惡不公義的奴隸制度，認為南方人誤解了《聖經》。荷蘭的林肯傳一紙風行，可是，荷蘭對林肯宗教信仰的描述，卻受到頗大非議。林肯就任總統之前是律師，和他在律師行共事二十一年的荷頓 (Herndon) 指出：林肯並不是任何

教會的成員，他曾經對很多聖經教訓表示懷疑。一項否定林肯是虔誠基督徒的証據，就是他在復活節前的星期五，亦即是耶穌受難日，在戲院被行刺，通常基督徒會在耶穌受難日參加教會聚會，他怎麼會在那天晚上到戲院觀賞戲劇呢？樂馬可參考了荷蘭、荷頓兩面的觀點，並且收集了大量史料，包括最近才重新發現的文獻、目擊証人的見聞，從而得到一個他相當肯定的結論：荷蘭、荷頓兩個都說得對，林肯經歷了由懷疑到信仰一個漫長過程。

¹³ Shenk, 2005, p.66.

¹⁴ Shenk, 2005, p.68。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林肯總統另一種解除心理困擾的方法就是幽默感，曾經有人批評林肯有兩副面孔，意思是他行為不一致，面對這尖銳批評，林肯自嘲說：「如果我有兩副面孔，我會掛上這副臉孔嗎？」林肯的確是相貌奇特，甚至有點醜陋。英國人為了侮辱美國這個前殖民地，曾經將喬治華盛頓的畫像放在廁所，林肯不但沒有發怒，而且幽默地回應：「這是十分適合喬治華盛頓畫像的地方，他可以令英國人屁滾尿流。」請參考 Doris K. Goodwin, *Team of Rivals: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¹⁵ Anthony Storr, 鄧伯宸譯，邱吉爾的黑狗：憂鬱症與人類心靈的其他現象（台灣：土緒，2005年），頁 13。

¹⁶ Anthony Storr, 頁 10。

¹⁷ Anthony Storr, 頁 44。

¹⁸ Anthony Storr, 頁 12。

¹⁹ Anthony Storr, 頁 17-18。

²⁰ Anthony Storr, 頁 16。

²¹ Anthony Storr, 頁 31。

²² Anthony Storr, 頁 56-57。

²³ Jerry Adler, "Freud in our Midst", 45.

²⁴ Charges dropped in teacher sex scandal, MSNBC, Retrieved March 25, 2002 from <http://www.msnbc.msn.com/id/11943967/>

²⁵ John and Lorena Bobbitt, Wikipedia, Retrieved March 25, 2006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ena_Bobbitt

²⁶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Washington, DC : APA, 1994)

²⁷ 黃國棟：2007年3月23日，# 12。

²⁸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re you Really Depressed?" Retrieved April 4, 2007 from <http://abcnews.go.com/Video/playerIndex?id=3005430>

²⁹ 黃國棟：回應「孩子成為精神醫學的犧牲品」，基督教人文學會，2007年4月3日，# 24。